

暴雨骄阳

一个强吻

岑凯伦 著

珠海出版社

1171801

I 207.5
C28.67



一个强吻

Yi ge qiang wen

岑凯伦 著

珠海图书馆

珠海出版社



2223237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暴雨骄阳/岑凯伦著

ISBN7-80607-330-2/I·179

I 暴…

II 岑…

III 言情——小说——当代

IV 1247.5

暴雨骄阳·一个强吻

岑凯伦 著

责任编辑:唯唯

装帧设计:余明亮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3354041 邮政编码:519015

印 刷:乐昌市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35 字数:645千字

版 本:1998年1月第1版

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0册

总定价:49.00元(本册定价:9.80元)

— 一个 强·吻 —

Yi ge qiang wen

内 容 提 要

她那美丽的面容，
永远是冷如坚冰。
6年了，她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初恋；
忘不了宜兰的海，宜兰的风，
只因为她的宫本已经死了！
可是她已从青涩的少女，
变成风采迷人的成熟女性，
身边不乏风度翩翩的追求者。
面对丁季华强大的爱情攻势，
她节节退缩，负隅顽抗。
然而，当他紧紧搂住她，
用一个热烈的强吻压住她的樱唇，
他感到了她的芳心在颤抖，舌尖在回应……
波涛汹涌的爱，终于冲破理性的桎梏，
向往着令人心醉的甜蜜！



— 一个 —

强·吻 —

Yi ge qiang wei

1

熊雪健是属于气质型的女孩，不顶漂亮，身材也不高，但比例匀称且全身充满自信，浓而细长的眉毛贴在永远闪烁着光芒的大眼睛上，小巧的鼻子和天生就不须擦口红的嘴唇，使整个脸部显得调和，既有几分秀气，又有几分英气，她站在任何人面前，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赞叹她出众的气质。她的快乐和直爽，往往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喜欢她。

卓芹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深深疼爱雪健的。

雪健正陶醉在贝多芬运命交响曲的强烈震动当中，突然门铃响了。她知道是谁来了。

进来的正是她的好友卓芹。

“猜猜看，你看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”卓芹一脸的快活，顽皮地叫喊着，把手中的食品塑料袋藏在身后。

“不用猜，一定是我爱吃的……”

“海螺面包！”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叫着。

卓芹来到这里，像是回到了自己家。她和雪健是



— 一个 强 · 吻 —

Yi ge qiang wei

一对好姐妹，有说有笑，感情十分融洽。她把塑料袋置在茶几上，便毫不客气地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倒了两杯。

卓芹看着雪健开心地吃着海螺面包，心里好舒畅好快活。她和雪健在大学三年级时就是很好的朋友，经常在海边开心地吃着海螺面包，边勾勒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白马王子。但是就跟所有理智型的女孩一样，宁可精挑细选等待真正的王子出现，也不愿意随便找个男孩来填补心房。

雪健总是笑着谈论她未来的男朋友一定是个外国人。雪健终于如愿以偿，在冬天的一个早晨，她在一家书店结识了一个日本男孩，他叫宫本立业。他给雪健的印象，就是她心目中描绘的那类男孩。他不算英俊，也无漂亮可言，但他笑的时候，就像天空中的太阳那般和煦。是的，他脸上带着和煦的阳光。雪健没有吝啬的施予她冬天的阳光的回报，也回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他们随意交谈了几句，就匆匆而别。可是，这个日本男孩却在雪健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今天，卓芹不但给雪健带来了她爱吃的海螺面



— 一个

强·吻 —

Yi ge qiang wei

包，还给她带来了一个愉快的消息。

“阿奇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！”卓芹兴奋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雪健头连抬都没抬。

“你听我说嘛！”卓芹将雪健扳过身，期望她认真听清楚自己的好意。“告诉你，大哥的小妹妹想到日本去学服装设计，想请个日本老师来补习一番日文！”

“那有什么好大惊小……什么！日本老师？”雪健似乎不能相信她所听到话。

卓芹太满意雪健的反应了，于是她接着说：“对呀！要日本人哟！”卓芹当着雪健面取笑她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我当然帮你推荐呀！”卓芹得意地笑开了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你当然该打个电话给他。你不是有他的名片吗？告诉他这个消息，然后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呀！”卓芹话带深意地望着她的老友。

“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”雪健一副了然于胸地对着卓芹傻笑。



Yi ge qiang wei

这就是两人的友谊，她们太了解彼此，以致于熟悉对方就好像熟悉彼此生活的一部分。

当雪健有正当理由打电话至男生家中，她总是理直气壮，好像全世界的人接到她的电话，都会答应她的请求。这也是雪健自己感受不到魅力之所在。当然宫本先生在电话中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工作，而且衷心希望小妹能很快打好日文基础。

他们第一次一起吃饭是和大哥、小妹一起在东区一家颇富盛名的西餐厅，那是大哥——一个古道热肠，又疼爱弟妹的大男生坚持要请客的。

席中他们谈论着日本的生活，以及对未来的展望。宫本先生一直凝视眼睛会说话的雪健，一个有着文静名字的活泼女子，她的手舞足蹈，她的率直言谈，以及她本身所绽放出自信的光彩，使她看来灿烂无比，完全不同于东方女子的内敛、含蓄，使他对一个见过两次面的女孩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
另一方面，雪健的眼睛也一直注意着他，以致于她的谈话非常不专心。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脑袋里没有任何一点东西，只除了他一贯温暖的笑容外。她知道他的笑将会包容她的无知、她的错误，以及她的



— 一个 —

强·吻

Yi ge qiang wei

一切。

当时的雪健并不了解——爱可以静静地、温柔地付出，爱是可以在一分一秒的注视当中了解对方的。她只是个完全不懂爱情的小女孩呀！

第一次，雪健陷入了爱的漩涡。她了解立业喜欢什么颜色，喜欢吃什么东西，以及为什么喜欢它们，进而使自己也喜欢它们。她不喜欢这种感觉，但是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。

她直截了当地告诉立业：“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好像快要失去本来的自己了！”她发起脾气来是相当可怕的，至少见识过的人都暗自祈祷不要再有第二次。

“真的吗？”立业轻柔地问着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难道我希望讨厌自己，或者随便找个机会跟你理论吗？”雪健忿忿地说着，眼睛更亮了。

“那太好了！我好喜欢熊雪健喔！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都好。跟着我一起喜欢她吧！或许你会好过一些！”说完，他定定地看着远山，许久许久不说一句话。





—— 一个 强·吻 ——

Yi ge qiang wei

雪健咀嚼了这句爱语，整颗心就好像被放在云端，腾云驾雾，许久下不来。是的，倘若为他改变，而且自己又不讨厌，那么何乐而不为呢？为什么一直固执那本来就是虚无飘渺的自我成见呢？她第一次感受到——爱可以使人成长。

“对了！你还没有告诉你，为什么卓芹总叫你阿奇呢？这似乎是个男生的名字耶。”立业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，也打破了他俩间的静谧。

“那是因为……”雪健满心甜蜜地偎着他，“因为小学时，她嫌我的名字太难写，所以就主张叫我阿奇，好写，好记。还记得国中时有一次，她传纸条给我，Title 写着——给亲爱的阿奇，结果被老师抓到，还痛斥她这年纪就想交男朋友。让我们笑了好久呢！”

立业心里想着：“太好了，你又恢复原来那个可爱、幽默的模样了！”

就这样他们走过了半年，从冬天到春天，从春天到夏天。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北部的所有海边，而他最难忘宜兰的海。他说那里有好原始好原始的海洋味道，只要向北边望，似乎就可以看到博多，他日本的



—— 一个 强·吻 ——

Yi ge qiang wei

家乡。

半年来，他们一起听相声，学国剧，谈论艺术，谈论世界，谈论未来，谈论属于他们心灵相契的一切一切。不同别的情侣，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一种互信互谅的包容情谊上，越久越甜蜜。

六月六日是立业的生日。

就在雪健忙着布置他的住处时，电话铃声响起。雪健接起话筒，彼处传来——

“你是宫本立业的亲人吗？这里是××医院，宫本立业在××路上和一辆大货车相撞，送医不治死亡……”

雪健没命似的赶到了医院，但是……一切都已来不及了。她原想在今天告诉他，要一生一世守候着他；原想祝他生日快乐的；原想……然一切一切，都已经太迟了……

好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煎熬，在立业的家人迎回他的骨灰那天起，雪健就不再流泪了。立业不喜欢看到她流泪，他喜欢开心的雪健。

每年的六月六日，雪健都会请假，到宜兰的海



Yi ge qiang wei

边，将向日葵——立业最喜欢的花洒向太平洋。

年复一年，雪健似乎是为立业守了六年活寡。

从青涩的少女到现在全身上下散发迷人风采的成功女性，雪健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，她依然是外向、能言善道的熊雪健。但是只有卓芹知道，每当六月，雪健总是比平常多了一分落寞。卓芹相信若是立业在天有灵知道雪健这样折磨自己，也会心疼的。但是——哎！熊雪健一直是个固执的小笨蛋，她从来不愿意承认立业已死呀！

雪健再度回到纷纷扰扰的现实中了。工作时，她是个典型的女强人，聪明、冷静，这些先天条件上的优越，加上她个人在传播界打滚五年的经验，敏锐的洞察力、果决的判断力，使她轻而易举地升上了总编辑这个职位。人们总是看见成功外面那层闪亮的外衣，几乎漠视了雪健的才能与努力，尤其是在杂志社长对她的赏识是显而易见的时候。她只有更加勤奋，才能证明自己的成功不是侥幸。

当然，大部分的同事对于他们的总编，都是满心佩服的，在她接近强悍的领导风格下，却感受不到她的压



— 一个 —

强·吻 —

Yi ge qiang wei.

力，这也是雪健本身性格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力。

“小陈！你的稿子呢？明天早上就得送去排版了！到现在已是我第N次催你了！再不快点，小心一下你的脑袋！”雪健向小陈这个慢郎中催一个系列专栏的报导。

“好！好！我明天一大早交！就算开夜车也会赶完的！好吗？老总！”小陈一副苦兮兮的样子。

“不——好。”雪健用缓慢但坚定的口气否定了小陈的请求。她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眼睛定定地注视着小陈，“我今天下班前就要，要一份很完美的稿子，明天还去排版。你懂了吗？”

小陈勉勉强强咽了一下口水。

雪健再度露出微笑，“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的，加油吧！”旋即转回自己的办公室，构思下期杂志的特别专题。

经过漫长的思考，始终无法得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标题，所以她决定放自己一天假，好好放松自己一下。但是去哪儿呢？

天哪！雪健恍如梦醒一般记起自己好像错过了五次放大假的机会。不管如何这一次定要放自己一天



Yi ge qiang wei

假。自宜兰回来之后，心里就隐隐有着一股压迫，起初她以为是因截稿期间将近，但是今天才发现不是这样的。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她的第六感一向很灵的。

小陈果真在下班前，而且是早了很多，手里捧着一叠手稿，急急忙忙冲进办公室。雪健满意地看了看稿子，然后，以最快的时间收拾好之后，离开办公室，离开恼人的气氛。

开着车子，她几乎是用警察不许可的时速冲向阳明山，那里一直是个欣赏夜景的好地方。不过是天色刚暗，远方还有一抹残红的余迹，真像是一个画家不小心将洗完红颜料的水泼在天边。

陡然间，她想起她的老友——卓芹，一个美丽、慧黠、善解人意又体贴的女子。如果每颗星都有女神在掌管它的发亮，无疑的，卓芹所司的将是天边最美的一颗。

常常想起卓芹那超人的理智，以致任何男子都得不到她的垂青。虽然曾有过几次短暂的恋情，但是消逝得都很快，倒不是因为她以前的男友都很菜，而是在雪健看来，卓芹一直是理智的告诉自己不要太认



—— 一个 强·吻 ——

Yi ge qiang wei

真。虽然，卓芹是她最好的朋友，雪健依然每次都为那些男生抱不平。

而自己呢？雪健不想再想下去了！她已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，她已比别人幸福好多，就不用管自己的未来了！虽然，卓芹每次总劝雪健，不要再沉迷于以往那段柏拉图式的心灵恋情。但是谁会不在乎自己的初恋，尤其是一段天长地久，刻骨铭心般的初恋呢？

回家后，雪健全身畅快多了，也习惯地打开音响，一段门德尔松的悠扬乐曲，真是令人全身毛细孔都为之舒畅……

电话铃响了。

“喂！熊雪健。请问您是那位？”雪健接起电话。

“姊！是我啦！”电话彼端传来一个温馨又熟悉的声音。

“雪敏？是你？真的是你？”雪健高兴得差点没从沙发上跳起来。“你怎么会打电话来的？”

“我只是打个电话通知你，妈妈找了一个留美归国的洋博士让你相亲呢！希望你准备一下。我真怀疑，妈怎么会看不出来，你哪是个会接受相亲的人呀！”雪敏好笑地说。他和姊姊从小一起玩到大，吵到大。虽



Yi ge qiang wei

然两姊弟求学过程一南一北，但是感情还是相当好。这次小弟是特地示警来了！

雪健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！“哎！早就说过了，我的事我自己负责呀！”

“没错！但是老姊，你已经过了二十七岁了，再不加油，恐怕我得再兼份工作来养你喔！”他们俩就爱斗嘴。

“好了！我会注意的。”雪健好笑又好气的应了句。

“记住！别像上次那样搞砸了，害得我三天不敢回家。要拒绝人家也别太明显，你自己要能收拾残局喔！否则下次你就别回来了！”雪敏半胁迫性的警告着雪健。

“好！I promise！”雪健心不甘情不愿的答应。

雪健想起了一年前的那次相亲。在完全没有人知道原因的情况之下，雪健被紧急召回台中老家。和父母激辩了一晚上之后，仍旧被逼着去相亲——一个看来很老实的医生。面对着他的照片，莫名地就产生一股寒意。她想道：“我怎能嫁给一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好人的人！我已经是另一个人永远的情人了，怎能伤害

Yi ge qiang wei

别人呢？”

于是她着手进行她的计划。演一下戏应该无妨吧！更何况这是为了解救他的一种善意的欺骗。

当天早上，雪健特意的打扮了一下。

她化了一个相当浓艳的妆，相信连卓芹都不敢相认的妆。眼影青的就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那么糟糕。当她放下浓密的头发，任它披散在肩膀上，穿着热裤，嚼着口香糖，出现在双方家长面前之时，她相信她爸妈的脸色比她的眼影还夸张——是铁青的。

她不客气地坐了下来，高声谈论着相亲的缺点。她相信唯有这样才能吓跑所有相亲的人，包括她的父母。

雪敏因为姊姊的表演生动而大笑了一声。就因为这一笑，使整个僵局打开了。男方带着一群人忿忿离场，介绍人李妈妈连陪不是。雪健的父母则被一向任性的女儿吓得不知所措！只剩下雪健两姊弟为这场恶作剧放声傻笑。

当然，这件事闹得全家鸡犬不宁。当天晚上，雪健就驾车北上，完全不管这件事所种下的后果。因为她不只一次对父母说过：“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不管